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四十七回 談積弊防禦明心 試神臂二雄納款

詩曰：美官厚祿賴苞苴，清慎勤勞總是虛。

仕路不須行五政，榮遷秘訣在侵漁。

話說潘三澗、羊雷率領解人等為引導，直殺至三水縣來。

解子等引眾人一擁入城，一個個脫身逃命。潘三澗、羊雷率領嘍囉，殺到縣前。大尹、縣尉、簿司等未曾防備，一時措手不及，單顧著家眷逃難。羊雷率一半嘍囉，搶入縣衙；潘三澗率一半嘍囉，殺進庫房，劫下財物。兵不血刃，得了一座城池，軍士降者甚多。即委心腹能事嘍囉，分佈四門。然後督領軍士，殺奔岡州縣來，官吏望風而遁。只兩月之間，嘯聚三、五萬軍馬，僭據了數十座城池。潘三澗稱為順義王，羊雷為順時王，封潘嶼為行軍正總管，卞心泉為行軍副總管，部下勇將極多，將一應錢糧藏聚於大羅山內，四面堅築牆垣，留心腹將官統領重兵鎮守。潘三澗又率軍馬攻打清海州。

此時防禦使余虔隨機應變，堅守不出，急差官齎表章由海內駕舟抄出昆湖上岸，星夜往長安求取救兵。當下番僧懷義暗妒瞿少卿出入禁宮，慮與武后有染，故力薦領兵遠出。武后聽從，發下旨意，升授瞿琰為清海軍經略使，監督大軍征剿。瞿經略奉旨，隨即催兵前進。不一日，已到清海地面。就於南門外離海山樓二十餘里紮下營寨。潘三澗見救軍已到，慮內外夾攻，難以廝戰，連夜引兵遁去。

次日天明，城內見賊兵已退，忙開門迎接瞿經略入城。余虔參拜畢，瞿琰備問賊軍虛實，余虔道：「賊兵共有數萬餘人，大率是烏合之眾，破之亦易。但賊首潘三澗、羊雷不惟驍勇，抑且多謀，只奪城池糧草，不殺官員百姓，軍馬所過，秋毫無犯，故人心悅服，望風而降。本城若非卑職效死固守，失去已久。」瞿琰長歎道：「草莽之中，豈無豪傑之士？可恨州縣官吏恃才傲物，任性妄貪，不能撫恤英雄，必凌逼以致叛亂。今日費朝廷錢糧，使黎庶罹鋒鏑之害，豈不耗國家元氣？深可憫惻！」余虔道：「某聆老大人微言，足見為國家憂民之念。然勘平禍亂，難免誅夷，正為『一將成功萬骨枯』，信非美事。」

瞿琰歡喜道：「君雖武弁，亦知大體。然在茲已久，巨寇羊雷等作叛，怎不早行誅剿，蔓延日久，以成養虎之勢。今日佔據城池，攻拔實為費力。」余虔道：「蟻賊以樸木敕庸材，荷蒙聖恩，除授今職，已經十載，未獲上進，只因謹飭自守，不行交結之故。這清海一帶州縣，俱係濱海地方，盜賊不時生發，所屬有司，目為兒戲，徒知賺錢肥己，怎為百姓分憂？盜賊之害，其弊有三，辱承明問，不得不直陳耳。」瞿琰道：「做官的不知民情世務，就如那警看不辨南北東西。今日之事，正要公直言無隱，庶明召寇之因，以便征進。」余虔道：「本州諸縣山險水逆，風俗剛勁，好勇尚氣，事無巨細，必旺詞訟，富者不惜破費，期以得勝為榮；窮者負冤不忿，往往相聚為盜。此有司審鞫不公，弊之一也。盜既殺人放火，賊證分明，成獄之後，即當待時取決，以警將來，近來官長只圖著自己前程，怎肯擅行殺戮？前官道待後官作孽，後官復延捱如前，你我互。相推托，詭為陰德美事，故獄中每多積犯，往往老死囚籠，後面為盜的有了樣子，誰肯學做好人？拚著犯出事端，尚好獄中享受官飯，此有司任情寬縱，以姑息為仁，弊之二也。及至盜勢漸大，恃強拒捕，將士等忘軀血戰，擒獲獻功，賊反貪緣求釋，有司或聽人情，或家眷賄賂人去，或以放生為德，或倉卒審鞫不詳，多被漏網而去，那將士們人人解體，下次誰肯捨著性命，擒了賊徒，送與你做人情？一遇賊來，便行退縮，賊藉此得以猖獗橫行，弊之三也。故濱海地境，賊寇實多。」瞿琰道：「這三弊雖係有司之過，然公等既朝廷委以兵柄，遇盜即當擒剿，或斬或囚，宜從輕重發落，何得委罪有司，坐視不理？」余虔道：「卑職雖有總兵之名，實無馭兵之權。若有這個權字，也不到這般光景。」瞿琰道：「何謂有兵無權？」余虔道：「假如今日飛報賊舟傍岸，蟻賊一面點集軍士，一面請命有司，直待有司公文批出，才敢出軍征剿。如無文而擅行出陣，若使僥倖成功，猶堪抵罪；萬一敗衄，則罪坐主將，身名難保。因此掣肘難行，事多扼腕！」瞿琰道：「公係防禦，守此要害地方，豈可萎靡自餒，以蹈積弊？既無權勢，不能為國家建功退賊，只索歸閒肥遁，何苦貪位久羈？」余虔道：「某雖武夫，頗知大義。蒙國恩委以今職，奈清海係百越總要之路，未有交代官員，豈可擅離汛地？倘有差池，則東南一帶地境盡為賊據。今羊雷等圍逼城池已經月餘，某矢志把守，誓與此城存亡。老大人令某歸閒遠遁，是教人以不忠也！」

瞿琰聽罷，大喜道：「武弁中有此耿介之士，與那棄城逃竄的書生，大相懸隔！」自此愈加禮敬。

當下余虔已備下筵宴，吃罷，瞿琰傳下號令，將軍馬分為五隊，令大將五員統領，就於清海州南門外屯紮。

當夜無話。

次日，正與防禦使余虔計議進兵，忽哨馬報潘三澗、羊雷。二賊復領軍馬殺近前來。瞿琰即披掛上馬。余防禦率本州將士，會合五營大將，一齊圍護出陣。瞿琰勒馬於門旗之下督戰。猛聽得對陣鑼鈴響處，二賊將出馬搦戰。瞿琰定睛細看，那二人果然生得勇猛，有《生查子》為證：

金盔耀日明，戰馬追飛電。馳驟軍中二惡來，誰敢衝鋒戰。

浩氣吐虹霓，威風同頗翦。若個英雄附聖明，四海旌旗掩。

瞿經略縱馬當先，厲聲道：「汝等皆國家子民，何故不知順逆，肆行悖亂？今天兵到此，速宜倒戈納降，猶可保全首領。若執迷不醒，以待刀臨頸上，悔之無及！」潘三澗、羊雷馬上躬身道：「某等俱係良民，為有司凌逼，無奈死裡求生，到此地步，實是騎虎之勢，不得不然，非好行作亂，自取滅亡。」

瞿琰道：「觀爾等一貌堂堂，足稱偉士，若能改惡從善，歸順天朝，為國家幹功立業，流芳百世，煞勝似陷身不義，貽臭萬年。」羊雷道：「去邪從正，某等素心。但怕歸附不得其人，反速其死，只得僭竊城池，苟延性命。」瞿琰道：「汝等既為有司凌逼，何不申訴當道，辨明冤枉？輒喪心狂膽，據城掠地，自取滅族之禍！天子授予為經略，統領大軍五萬，至此征剿。昨聞余防禦言，汝等雖肆惡不仁，實係逼迫所致。吾念上天好生之德，不忍即行殲滅。爾等及早解甲歸降，自首其過，吾代汝奏聞皇上，盡釋前愆，帶罪立功，以圖上進。汝當早自裁決，莫行耽誤。」潘三澗道：「經略瞿爺，莫非上年征伏撒馬兒罕國王哈雲撒密者乎？」余防禦應道：「正是。汝問瞿爺怎麼？」

潘三澗道：「某聞經略爺神臂善射，箭無虛發，曾三矢射死番僧，獻俘闕下。某等今日面求一矢，果如前言，才信是真正的瞿爺，某即下馬受縛。」瞿琰道：「爾等要瞧我射箭麼？」令余防禦傳令，喚對陣二將看箭。潘三澗、羊雷急縱馬跑出城外，問經略爺要射何物？說話未畢，一箭飛到，從潘三澗左耳根擦過。潘三澗吃了一驚，忙躍馬退步時，又一箭飛到，從羊雷右耳根擦過。二將驚駭，忙滾鞍下馬，拜伏於地。

瞿琰笑道：「爾等可知道我箭法麼？」潘三澗道：「名不虛傳，經略爺箭法果然神妙。那穿楊手段，何足稱奇。小人等願投麾下，執鞭墜鐙，以供使令。還有一件稟明爺台，暫求寬假三日，然後赴轅門待罪。」瞿琰道：「爾等既知順逆，歸順天朝，便遲三日何妨？就此退兵，不須疑惑。」潘三澗、羊雷齊聲應諾，上馬回陣，指揮軍士緩緩退去。

官軍陣中將士簇擁，瞿經略轉入帳中坐定。余虔道：「老大人與賊徒答話之間，忽地箭從袖中飛出。自古及今，未見如此神捷之妙。老大人何不隨機射死二賊，則餘黨自散矣！」瞿琰道：「吾之箭法，傳自異人，不用彎弓搭矢，使敵人無所聞見。箭到之處，雖神鬼亦難躲閃過。觀潘三澗、羊雷二人，狀貌若虎，豐彩不群，不惟驍勇絕倫，抑且真誠可用，若委以大將之任，管取所向無前，吾故以婉言招諭，彼即能改行自新。設使乘其無備而斃之，是小人狡詐要功，非士君子正大光明之事，吾何忍為之？」余虔拜服。

眾將又道：「潘、羊二人既已伏降，不該縱之轉去，倘有變更，又是一番征戰。」瞿琰笑道：「這兵機玄妙，汝等豈知？潘、羊二子，叛亂雖久，諒其本心，必出乎不得已者，非屠城掠地、圖王爭霸之比。向前統兵官將，不過兩陣對圓，兵刃相接，此際生死攸關，誰肯縮首自退？彼言騎虎之勢，切實不虛。吾出陣時，以大義開諭，彼俯首順從。又慮吾姓名有誤，復求試箭，以探真假。見吾發矢之妙，才死心放膽而去。彼約三日後解甲請降，其中決有委曲，難以明言。吾縱之使去，是服其心也，汝等毋得過慮！」眾將道：「羊、潘二人，面貌猙獰，似非善類。爺台一見，何以知其有將材而行招服？某等不解，乞明教之。」瞿琰道：「此二人雖竊據城池，不殺官長，不擾良民，劫倉庫而不濫費，雖妄稱王號，俱用順時、順義之名，大意已見。仲尼云：『視其所以，觀其聽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？』此聖人深明知人之妙，汝等但不察耳。」眾將口雖稱善，心下兀自狐疑不定。瞿琰又吩咐五營大將：「務宜謹守寨柵，莫因彼撤圍，即懈勉玩寇也。」諸將遵令，各回營訖。瞿經略、余防禦率軍馬入城歇息不題。

且說潘三潞將軍馬撤回岡州屯紮，和羊雷計議，一面差撥軍健往各縣約會守城頭目，即刻赴岡州取齊，同至清海見經略爺拜降；一面將劫擄金銀糧草照數造成冊籍，以候解送。羊雷道：「我等造下彌天大罪，今因瞿經略一言便行納款，設使變生不測，如之奈何？」潘三潞道：「我與大哥自起兵已來，那一點招安念頭時刻不忘。只慮歸附殘忍酷虐之輩，朝變暮更，難免禍生肘腋。今天幸遇此經略瞿爺，青年有德，正我等獲生之日。若不知機降伏，直待兵敗勢孤，欲降不可得矣！」羊雷沉吟不答。潘三潞又道：「匹夫尚以信行為重。瞿經略年雖弱冠，才識有餘。況為國家大臣，言出如矢，決無變更之理，與其誘我等歸伏而復行戕害，不若今日斃於二箭之下。」羊雷恍然醒悟，一心打點歸降。三、二日之間，行軍正總管潘嶼、行軍副總管卞心泉與各縣頭目等陸續皆到，參見二王畢，潘三潞將經略瞿爺招安之事對眾說了，諸將見主帥立意降伏，誰敢多言？有詩為證：

休戈解甲暨降旌，頃刻群雄罷戰爭。

非是將軍知進退，願從經略著聲名。

且說清海城內防禦使余虔並諸將等至第四日午後，並不見潘三潞一人一騎來到，一齊來見瞿琰說：「賊人不來，其中必有詭計，倘倉猝掩至，何以當之？」瞿琰笑道：「諸君不必猜疑，少頃便有消息。」眾將不信，正在議論之間，忽探馬飛報：「順義王潘三潞等十數餘人俱背剪綁縛、項插降旗，隨後扛抬書冊，已到寨口。五寨守將未得軍令，不敢擅行放入，乞老爺鈞旨。」瞿琰忙取令牌一面、箭一支，交與旗牌官，傳令五寨守將毋得攔阻。旗牌官得令，飛馬去了。少頃，潘三潞等皆到，膝行至帳前，令隨行士卒，呈上花名降冊。力士傳上，瞿琰放於案上，展開看時，降冊上逐一開展降人名姓：

羊雷、潘三潞、潘嶼、卞心泉，並部下頭目等，共一十七人。

瞿琰看罷，親自下帳，令軍校速解眾人之綁，取衣冠令其穿戴。潘三潞率眾人一字兒跪下，叩首道：「犯人等造下逆天之罪，蒙老爺寬恩收錄，赦以不死，誓當粉身碎骨，報效大恩！」瞿琰道：「久知爾等忠義猛勇，奈何埋沒無聞，復遭冤抑，以致激變。今能除往修來，去邪歸正，我當力薦於朝，不負爾志。」

潘三潞頓首稱謝，又將各縣版籍、收降士卒總冊並大羅山所貯財穀之數，雙手獻上。瞿琰看罷大喜，甚加勞慰，就於帥府整備筵席，令余防禦等一班兒武將陪宴。席散後，留於賓館安宿。查點所降軍士共三萬四千五百餘人，撥守貼海諸縣。又選本州林下官員，權署各縣之事。揀選勇士五百人，協守大羅山錢糧，候旨定奪。賞勞將士已畢，頒令各寨打點起程。潘嶼、卞心泉二人不願朝京，懇乞恩赦，回家生理。瞿琰移文於三水縣令，撥還潘嶼入官財產，卞心泉亦放回清遠縣去了。其餘頭目盡同羊雷、潘三潞隨瞿經略班師，余防禦和十四州、四十七縣官員一同送出境外方回。瞿經略率領數萬軍馬回京，一路上秋毫無犯，迤邐而行。

當下正值大唐永昌二年九月，有侍御史傅遊藝，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，請改國號曰周，賜皇帝姓武氏。太后大喜，親御則天樓，大赦天下，以唐為周，改元天授，上尊號曰聖神皇帝，立武氏七廟於神都，授傅遊藝為左玉鈐衛大將軍。

此時瞿經略一路預聞消息，便覺錯愕不安。不知回至長安，立何議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